

低微讓我飛



 **人與事**

劉麗曾是個內地苦孩子，家裡姊妹多，收入微薄，維持溫飽就十分困難，有時向鄰居借一瓢麵，人家都擔心還不起。讀小學四年級時，她作為學生代表上台發言。平時赤着腳的她，只得「東挪西借」了一雙鞋，而且一隻藍的，一隻綠的。十四歲那年，作為弟妹五人中的老大姐，還在讀初中就輟學外出打工，為弟弟妹妹交學費、貼補家用。

初次外出打工，一次內急，劉麗滿世界找廁所。後來一個過路人告訴她，其實她一直就在廁所門口轉悠，只因她不認識「WC」。這件小事一直留在她的記憶裡，讓她感覺知識重要的同時也成就了她的助學之路。她先到過湖北、江蘇等地打工，做過服務員，當過保姆，但總是掙不到錢。後來輾轉來到廈門，因為找不到工作，她和一群流浪的人住在一起，每天靠撿破爛維持生計。後來實在沒辦法了，只好把留了七年的長髮變價變賣了三十元錢，給了自己一個緩衝的時間。一個月後，她終於來到一家足浴城當了「洗腳妹」，這樣一做就是十年。

當上「洗腳妹」，劉麗才發現，足浴店的人腳底有六十二個反射區，外加工作之餘，她的同事們喜歡去K歌、逛街、在宿舍裡，在自己的腳上畫記號，記穴。別人需要兩個月才能掌握的技能，她一個星期就學會了。為了掙錢，她把「家」搬到了足浴城，幾張椅子拼在一起就是一張床，眯一會兒就上班。她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手指而且都長出了厚厚的繭。

後，劉麗的月薪達到二三千元，家庭經濟支持逐漸好轉，幾個弟妹先後完成了學業。但因家庭貧困而輟學務工，二〇〇〇年她萌生了資助貧困生的想法。通過廈門橋樑，在廈門一些民工子弟學校展開一對一與安徽老家的有關人士聯繫，向品學兼優學生進行資助。

職的洗腳，按摩工作外，劉麗的業餘角色這一角色一下子增加到三個：一個是編劇，時為了多賺錢連周末都不敢休息，但每兩天假，去看望她資助的學生，這些孩子多有重疾的窮苦學生。去之前，她總不給學生們大包、筆記本等學習用品，再到菜油和一大包的洗衣粉。因為常去看他們，她也漸漸熟悉了起來，學生們都管她叫「媽媽」，一個神聖的稱呼，她覺得不能有一點錢，就讓孩子們叫她「媽媽」。於孩子們叫她「阿媽」。

是「愛的長城」發起者。劉麗始終覺得，畢竟有限，要讓更多的人加入，才能幫助更多，於是，她以個人名義建立了三個愛心QQ群，一位網友加入，在衆多善長網友的支持下，幫助對象逾百人，既有福建貧困地區的兒女，也有陽的貧困學子。同時，她利用工作機會，為條件富裕的客戶捐資助學，一對常來劉麗被劉麗的誠意和善心感動，一次就資助一名學童。在她的影響下，周圍的同事和學生結成對子。

，完全夠一套房子的首付，可她卻常年住著小房。她捐資助學十分慷慨大方，樂於助貧。她從不化妝，很少買新衣服，到訪的貧困學生，近的坐公交，遠的坐摩托車，她還包一次計程車。這「傻事」讓不少人看不下去，下裡叫牠「神經病」。還有更誇張的說她「瘋」，是富商在後面力挺她，炒作她。她已經變得麻木，也很少去辯解。

「八十」後打工妹，靠給客人洗腳、按摩，十年如一日資助一百二十餘名貧困孩子上學磨難讓她的愛心有了更加具體的指向，資助助學的義舉，讓那些貧困家庭的孩子們的溫暖，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美麗真諦。她更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洗腳妹」。她說：「我想過要出名，我只是想要幫助那些孩子，我都有在盡自己的能力幫助那些更需要

高尚並不在於創造的社會價值有多大，微薄之力對別人鼎力相助。

安靜的瑞典



記得我剛到瑞典的時候，和朋友，看着車窗外的街景有點按捺不住內說話的聲音就自然大了點。忽然，我勁，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大聲說話，用略帶異樣的眼神看着我。朋友小聲瑞典人在公車上一般不說話，想說話流。」後來，我發現，在瑞典的任何所，一般都聽不到大聲嚷嚷、吵雜哄

察了蜈蚣的幾種捕食姿態：在樹上等候捕食的蛇，蛇體彎曲呈壓縮彈簧狀，頭、頸向前伸，腹部緊貼樹枝，尾部自然下垂或有纏繞的「守株待鳥」。在岩石縫處的蛇體自然彎曲，稍伸出頭部的「守株待鳥」。不論採取哪種方式，蛇的頭部微微抬起沖着天空，它們都是靜靜地、耐心地，保持一觸即發的姿態。就在那裡。當小鳥飛落在靠近蛇的枝頭時，蛇就借助「紅外線」感覺器官發現食物，一瞬間突然彈伸頭部迅咬，蛇身在空中的一秒內對千分之一的溫度變化作出反應。當鳥兒中毒身亡後，牠就成隻在。這可是足夠蜈蚣幾個月至一年的食糧。

仿生學專家根據蛇的奇特「熱測位器」的原理，而發明了響尾蛇導彈。據說戰鬥力很强的坦克的履帶結構，也是模仿蛇的某些構造造能。按其飛行運動原理而製造的。具有頗高的毒蛇，對熱敏感，夜間不能利用「明火」照明，只能用手电筒照明，以免傷

上海人



文化 什錦

浮躁、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總之，幾乎全是負面的評價。分析上海人的來源時，《上海人》指出：「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郊區農村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上海是一個有着特殊歷史地位的城市，「對於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居一隅，不足為道；但對於開放的世界而言，它俯俯瞰廣遠，吞吐並匯，處勢不凡。」余氏有個小結：「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闊動，適應力遠遠超過創造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範，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今年元月份，上海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位日

隨感

馬海甸

放自如的靈敏大手，他自小及長數十年如一日的嚴格訓練，他作為俄國人對本國文化的深入理解，都是旁人難以比拚的優長。

八十年代後，《傅雷家書》出版。世人咸認為，傅雷不僅是直至今天後人仍難以企及的翻譯家，而且就培養了傳聽這一點上說，也不失為一個成功的音樂教育家。我們知道，里赫特在一九五七年曾來華演出，傅雷在前後的信中多次談到里氏，這並不奇怪，畢竟這位鋼琴家也屬一個只能仰視的小圈子內的大名人。然而，我們在心裡看見的盡是對鋼琴家的挑戰，讓我們充分領教了「個傅雷」的厲害。如：「你去年盛稱Richter，阿敏二月中在國際書店買了他彈的Schmann……平淡得很；又買了難的Shubert……那我可以肯定完全不成，笨重得難以形容，一點兒Vienna風的輕靈、清秀、柔媚都沒有。舒曼的我還不敢肯定，他彈的舒伯特，則我斷定不是舒伯特。」還有，「早在一九五七年李赫特（按，即里赫特）在滬演出，我即覺得他的舒伯特沒有grace。以他的身世而論很可能於不知不覺中走向神秘主義的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那個世界只有他一個人能進去，其中的感覺、刺激、形象、色彩、音響都另有一套，非我們所能夢見。神秘主義者往往只有純潔、樸素、真誠，但缺少一般的溫馨嫵媚。便是文藝復興初期的意大利與佛蘭德斯宗教畫上的Grace，也帶着一種聖潔的世外的情調，與十九世紀初期維也納派的風流飄搖，貼貼細膩，同時也帶一些淡淡的感傷的柔情毫無共通之處。而斯拉夫族，尤其是俄羅斯民族的神秘主義又與西歐的羅馬正教一派的神秘主義不同。聽衆對李赫特演奏的反應如此懸殊也是理所當然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還有幾個能容忍音樂上的神秘主義呢？」

聽里赫特隨感



俄羅斯作家維拉·普羅霍洛娃新出了一本名為《世紀背景中的四個朋友》的回憶錄（莫斯科阿斯特列爾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她的朋友之一就是著名鋼琴家斯維亞托斯拉夫·里赫特。作者談了一段往事，感人至深。一九七三年，里赫特準備與小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和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演奏貝多芬的三重奏。當時後者因參加人權活動已被打入另冊，上面放下話來，禁止大提琴家出席，空缺由別人頂上。由於奧伊斯特拉赫翌年在荷蘭因病發猝然辭世，這很可能是蘇聯三位最傑出的樂器獨奏家的最後一次合作。里赫特當然不可能預見到這一點，這位平時不問政治的鋼琴家，只是出於良知而斷然拒絕演出，於是，羅斯特羅波維奇得以走上舞台。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一度熱衷搜購里赫特的演奏CD，包括獨奏和協奏，有關他的書籍，這是第一部；希望不久後，能讀到他的傳記。

我初識里赫特之名，是在《蘇聯畫報》上，在六十年代初的該刊，刊出了幾幀他彈琴時的連拍。那種深為樂曲所陶醉的表情，令我過目難忘。未幾，聽到電台播出他演奏的柴可夫斯基《b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我一向視此曲為俄羅斯鋼琴文化的矜式，在里赫特的演繹之下，那種如熔岩四射、力敵萬鈞的氣勢更到位，更地道。我以後收集和聆聽過不少鋼琴家，包括大名鼎鼎的阿根廷鋼琴家阿格利奇演繹《柴一》的各種版本（以及與柴一並稱的《拉二》，即拉赫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他們似乎都終難里赫特一馬。里氏健壯的體魄，那雙收



瑞典首都新年一景

(網上圖片)

馬路上，市區內雖然車水馬龍，但是你很少聽到汽車的喇叭聲和自行車的鈴鐺聲；在超市、集市，你同樣聽不到任何喧鬧或雜音；在火車、公車或船上，你也極少聽到有說話或嬉笑的聲音。即使在周末的酒吧裡，瑞典人的熱鬧都很收斂，且很有秩序，吆喝、吹口哨等表達激情的方式總是適可而止。

在瑞典的辦公室裡，地板一般是用軟橡皮一樣的塑膠鋪的，椅子角都包了橡皮，拉動椅子時毫無聲響，門也都裝有隔音條，開關時也格外小心，根本聽不到吱吱呀呀的聲響。

瑞典人愛看書，也是他們喜歡安靜的原因之一。你無論是在地鐵、公園還是公車上、馬路邊，隨處可以見到人們讀書的身影。而且，讀書的

蛇島行



老鐵山蛇島劃為全國重點保護區之一，島長一千七百米，寬七百米，面積一點七萬公頃。蛇島形成了一條食物鏈，蛇吃小鳥，小鳥吃昆蟲，昆蟲吃植物，植物以鳥糞當肥料的生態系統營養結構，靠蛇來耕犁，是一個典型的生態平衡基地。

蛇島的動物除了蝮蛇外，還有九十一種鳥類，每年數以萬計的候鳥飛來，歇息和加油，卻變成蛇腹腹之物。島上的另一種動物是褐家鼠。每當冬季來臨，蝮蛇進入冬眠狀態，昏昏而睡。褐家鼠就趁機咬食蝮蛇。當冬眠一過，蝮蛇一蘇醒過來，捕捉褐家鼠為食，故有「蛇吃鼠半年，鼠吃蛇半年」的說法。

我們全副「武裝」登上蛇島後，保護區科技人員提醒我們：「不准手觸地」、「不要拽樹枝」！因為蛇都是伏在岩石上或爬在樹枝上。他們指着爬在樹枝上的蝮蛇說：「蝮蛇有很好的保護色和擬態，顏色和擬態幾乎和周圍的環境一模一樣。棲息好的姿態跟周圍環境混為一體，以假亂真，難以發現牠的存在。」

今年是蛇年，蛇這種爬行動物，卻有自己的「獨立王國」。世界上有四大蛇島，它們是太平洋以北的「沙漢島」，全島黃沙滾滾，沒有人煙，遍地是毒蛇和低矮的植物；巴西南部大西洋中的蛇島，因全是毒蛇，無人敢上；原蘇聯境內靠阿富汗邊境的中阿姆河上的「先知島」，是一座人工蛇島，島上有眼鏡蛇等大量毒蛇；中國蛇島是世界所罕有的海島生態系統，島上全是單一種類的劇毒蛇島，生存着蠍蛇，是以鳥為食源的蛇島。

有幸到大連參加全國自然保護區座談會，老鐵山蛇島自然保護區的東道主，派一艘快艇載我們到蛇島參觀。蛇，本來就令人害怕，蛇島這麼多毒蛇，更讓人毛骨悚然。我們一行十多人，出於好奇心，去冒這次「險」。出發前，保護區的工作人員為我們準備好防護衣褲，面罩和鞋，並跟隨有醫生，雙料保險，大家就放放心心了。

快艇在飛馳前進。保護區科技人員向我們介紹蛇島的情況，蛇島呈不規則長方形，最高處海拔二百一十六米，西面和北面都是光禿禿的懸崖峭壁，東南面有四條山溝，草木茂盛，群蛇盤踞，只有二萬餘畝左右，是一國「蛇」的天堂。為了保護蛇島，



「文件代法」惡例

文化經緯

的幾部法律法規，統統被廢棄，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和「紅色恐怖」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頒布一個紅頭文件：《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因其內容只有六條，故被簡稱為「公安六條」。儘管它不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但在整個「文革」中卻比法律還法律，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和極大的震懾力。全國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製造的冤假錯案，都源自這六條，據統計，光被批鬥的就有三千萬人，直接被害死的有五十多萬人，開了三億的「文件代法」的惡例。它的主要責任人是當時公安部長謝富治。

「公安六條」最嚴厲的是第二條和第四條。第二條是懲治「思想犯」：凡是「攻擊污蔑偉人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當依法懲辦。」在貫徹執行中，這一條又被擴展到適用於江青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第四條將地、富、反、壞、右、勞教和刑滿人員、有過歷史污點的人員及其家屬等二十一種人，都列入重大對象，爲亂打、亂鬥、亂殺大開方便之門。

本文的標題就根據上述第二條。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六日召開的會上，針對林彪的陰謀，毛澤東的「天才論」、「一句頂一萬句」一些必要手段去防範他的「親密林彪」九·一三」叛逃還有一年。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那麼如果按毛澤東豈非也有「現行反革命行為

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崔敏銳說：「《公安六條》」是非法之法、專制之法。它所造成的嚴重危害，證實「國」、「惡法為禍更烈」的至理。報告指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執政黨與政府也都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公文件代法，當然是非法；更何況它荒唐，沒有科學與法理可言。今科學立法」，而且要強調結合的。任何法律都要通過人大這一立法機構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再也不要再「六條」那樣以文件代法的荒唐事

余仁杰